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出版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六十四種

日本考古學之過去與現在

日本評論社通信部

日本評論

(第五卷第一期預告)

——日本國際現勢專號——

- 一、日本與世界
- 二、日本軍備對世界和平之威脅
- 三、日本與中國
- 四、日本與美國
- 五、日本與俄國
- 六、日本與英國
- 七、日本與意國
- 八、日本與德國
- 九、日本與法國
- 十、日本與其他小國
- 十一、日本與東方弱小民族
- 十二、日本與國際聯盟

廿三年七月出版

沈觀鼎先生著
教育部審定

增修

補正

東

文

新

教

程

此書係外交部亞洲司沈司長新著內容豐富
新穎實用洵學習日本文言之津梁也寄售處
商務印書館民智書局開明書店內山書店等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六十四種

日本考古學之過去與現在

日本評論社主編
正中書局發行

本叢書已出版六十四種

- | | | | | | |
|-------|--------------|-------|------------|-------|-------------|
| 第一種 |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第廿二種 | 日本之農民運動 | 第四十四種 | 日本之通貨膨脹 |
| 第二種 | 日本國際貿易之分析 | 第廿三種 |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第四十五種 | 日俄外交之回顧 |
| 第三種 | 日本財政制度 | 第廿四種 |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第四十六種 | 日本產業之現狀 |
| 第四種 |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第廿五種 | 日本之化學工業 | 第四十七種 | 日本人口之豫測 |
| 第五種 |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第廿六種 | 留日華僑概況 | 第四十八種 | 日本之人種 |
| 第六種 |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第廿七種 | 日本政治之今昔 | 第四十九種 | 日本在太平洋上之經濟戰 |
| 第七種 |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第廿八種 | 日本之米穀統制 | 第五十種 | 日本現代人物小傳(一) |
| 第八種 |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第廿九種 | 日本之水產業 | 第五十一種 | 日本國民經濟發展概況 |
| 第九種 |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第卅種 | 日本之國有產業 | 第五十二種 | 日本之礦業 |
| 第十種 | 日本之合作運動 | 第卅一種 | 日本對世界戰爭之準備 | 第五十三種 | 日本國民的信仰生活 |
| 第十一種 | 日本陸軍的統制與編制 | 第卅二種 | 抵制日貨之考察 | 第五十四種 | 日本之大陸侵略政策 |
| 第十二種 | 日本財政史要 | 第卅三種 | 英文現代日本名人索引 | 第五十五種 | 日本蠶絲業之概況 |
| 第十三種 | 日本蠶絲業之統制 | 第卅四種 | 日本殖民地之政治制度 | 第五十六種 | 日本的經濟區域 |
| 第十四種 | 日本之工業 | 第卅五種 | 日本之東亞門羅主義 | 第五十七種 | 日本之政黨 |
| 第十五種 |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第卅六種 | 日本之關稅政策 | 第五十八種 | 暴日侵華政策之新階段 |
| 第十六種 | 日本之國際貸借關係 | 第卅七種 | 日本軍事公債論 | 第五十九種 | 日本之青年團 |
| 第十七種 |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第卅八種 | 日本國民性 | 第六十種 | 日本美術演進小史 |
| 第十八種 | 日本之農業 | 第卅九種 | 日本制蠶史 | 第六十一種 | 藏本失蹤事件之始末 |
| 第十九種 | 日本銀行制度 | 第四十種 | 英文日本地名索引 | 第六十二種 | 日本的動力 |
| 第二十種 | 日本之勞工運動 | 第四十一種 | 日本文地地理之特徵 | 第六十三種 | 日本的交通事業 |
| 第二十一種 | 日本之地方財政 | 第四十二種 | 日本的海軍 | 第六十四種 | 日本考古學之過去與現在 |
| | | 第四十三種 | 東北與白俄 | | |

所廣推誌雜局書中正

宜事行發總誌雜大各內國理辦

所行發局書中正路平太京南處售零所廣推誌雜局書中正路山中京南處發批及處專辦經
(處事辦海上局書中正路浦七處信通海上)

年來國內各種定期刊物日益增多但因各刊物出版人對於印刷及營業上或未能有相當之經驗不但在辦事手續上或覺十二分之麻煩即在營業成績上亦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本館廣所願願為各刊物之感覺此種困難者謀一妥善解決之方法除代負責業上全部責任外並代為設計製本如荷見委竭誠歡迎請賜函敝總辦事處接洽即當詳覆茲將已由本所總發行之十種刊物列下

時事月報	開發西北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日本研究會	中國地政月刊	中國文藝月刊	政治評論	讀書顧問	新社會科學	勞動季報	婦女共鳴					
每月一册每册二角五分 全年大洋二元八角	每月一册每册二角 全年大洋二元	每週一册每册一角 全年大洋三元	每月一册每册二角 全年大洋二元	每月一册每册三角 全年大洋三元	每週一册每册五分 全年大洋二元二角	每週一册每册二角 全年大洋一元	每季一册每册四角 全年大洋一元六角	每季一册每册五角 全年大洋二元	每册洋一角五分 全年大洋一元五角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六元五角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六元五角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國內郵費 在內國外 照價加倍					
招請各	地書局	分銷折	扣特別	優待請	函南京	鼓樓中	山路四	六〇號	正中書	局雜誌	推廣所	接洽當	即將券	銷辦法	等函告

人所各請招
本所各種雜誌內容精良銷售容易茲擬招請各地販買人各數位只須先繳保證金若干即可將貨發奉利益十分優厚願就者請即來所或來函接洽

正中書局

初中教科書

秋季出版特先預告

初級中學 公民

主編者 汪懋祖
分編者 趙祥麟 劉悉規

江蘇省立南通 錢安毅
中學 趙祥麟
公民科教員 劉悉規

本書遵照教育部規定教學時數，並參酌公民課綱標準起草委員會所定大綱編撰，計分五冊。第一學年授遺囑及政治，第二學年授經濟及法律，第三學年授地方自治。其編者汪懋祖，主在推廣我國固有美德，并開明新生活之意義，自家庭出發而以人格教育為基，政治及法律為骨；開明我國現行法制，并給予學生關於政治的法律的基本知識，而以培養政治觀念及守法習慣為歸宿。經濟部份，以國民經濟為對象，并說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情形及生產、消費、節約的運動，勞資協調等問題之重要，而以地理實業計劃為歸宿。地方自治部份，根據建國大綱，說明自治之意義、準備、組織、各種手續及實施方法而達到服務為歸宿。每章之末，略附參考或問答以俟討論。

初級中學 國文

主編者 汪懋祖
校訂者 孟憲承

編註者 沈榮齡
蘇州中學 周侯芥
國文教員 汪定芬

本書按照教育部規定標準編撰。全書內容：以合於中國國情之體制及政策者，合於喚起民族意識樹治學生情懷者，合於適應國民生活習慣者，合於宣傳新生活習慣者各點為標準。第一學年文七語三，注重把教文表行文，參照學生生活之經驗，供實際的機會；第二學年文六語四，注重說明文行文，區別生活事項之性質，為分析的說明；第三學年文五語五，注重談話文應用文，隨納青年既有之思想，作系統的整理。記敘文以狀敘明切，詞意顯豁，能引起學生之興趣者為主，表正文以整齊激壯，意味雋永，能發揚學生之情意者為主，談話文以說理透澈，平正條達，能啟發研究之興味者為主，由淺入深，分配於三個學年。每章選定精讀教材四十篇，附選補充教材十篇，以便學生自動研習及教師活用。全部六冊，成一整個系統。

初級中學 地理

編著者 中央大學 王益厓
地學系教授

本書遵照教育部規定標準編撰，以經濟地理為經，三民主義教育原則為緯，關於產業交通的現狀和物質建設的計劃，特別注重，使學生了解本國內的地人現象，一方面開發生產建設的基本志趣，了解地理實業計劃的重要。同時如通商形勢，國防概況，被外人侵奪的領土和利權，也詳加敘述，養成愛護國土的觀念。全書分三編：分訂二冊，首為概說，從天地的變化說到本國自然地理的大概；次分全國為六個自然區，作一概括的敘述，然後再就一區所屬的各省，分別說明其地人狀況和異同；又次為地質，把全國地質的人文現象作為各論，先一總論，再由分析而綜合，前後相互呼應，條理清楚，易得一系統的地理知識。材料力求正確新穎，圖表統計盡量插入。每冊後附提要點，書末附有表，以便隨時參考。

初級中學 植物學

編著者 前中央大學 王守成
生物學教授

本書依照教育部課程標準編撰，取材以日常習見，並與人生問題有切近關係之植物為主。全書分上下兩冊，計十四章。大牛部先分論高等植物之形態、構造、生理及生態，使學生明瞭植物生活上普通之事實與原理；後敘述植物界主要門類，依天演程序，作簡括之敘述，俾知植物界演化的順序。對於一切學術上尚難力求完備，極圖將來簡明正確。每章之末，附有習問，以促學生溫習與教師提出討論之參考。



目次

一、引論·····	一
二、日本考古學的史略·····	二
三、日本考古學的成績·····	三
四、日本考古學者述評·····	三三
五、日本考古學定期刊物述略·····	四〇
六、結論·····	四一

文 化 批 判

次 目 號 月 六

歷史研究

中國社會史上諸問題之清算……

劉興唐

中國史學論……

哲學問題

劉石臣

古代希臘唯心論哲學體系之發展……

章元璞

佛洛意德主義在哲學上之估價……

文藝理論

莫庸

藝術科學方法論……

何行之

農文文學論……

蘇由慈

婦女與青年

現代婦女與社會……

石霞

轉形期社會中男性尋求補償的批
判……

陳雪莉

文化史料
蘇聯文化的進展……

尚潭譯

小說詩歌隨筆

續四十年代(小說)……

高爾基

稜線上(小說)……

袁君超

丈夫(小說)……

周啓

深淵(詩)……

張漢羣

生命的火焰(詩)……

璞

不景氣(詩)……

揚

慘象(詩)……

徐

讚(詩)……

永泊

仍是一個明媚的春天(詩)……

程心芬

我的心(詩)……

程心芬

一個晚上(詩)……

晚芳

青島(詩)……

晚芳

大明湖紀遊(隨筆)……

石霞

象徵派詩人(隨筆)……

程心芬

後編

社址：北平西單前京畿道三號
定價：每册大洋一角五分

日本考古學之過去與現在

鄭師許

一、引論

在去年我接連寫了兩篇關於我國考古學史的文章，一題爲我國金石學之史的發展，投登新中華雜誌，一題爲一年來我國之考古學，投登中華月報。對於我國的金石學嬗變而爲考古學的過去史，作爲有系統的敘述。最近讀東方雜誌春季特大號李濟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不覺見獵心喜，因發憤取吾齋所藏日人考古雜誌，考古學講座及各種考古報告及著錄，研究，論叢諸書，並中央研究院所藏朝鮮總督府各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數十冊，加以近十年所見聞寫成此文，欲爲有系統的介紹。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聊供我國考古學界參考之一助云爾。

一一、日本考古學的史略

在日本考古學發達的歷史，與我國過去的情形略相似。日本考古學權威濱田耕作教

授在通論考古學裏說道：

考古學的研究，其起源頗古。在中國自南宋以後，盛行蒐集考證金石古器，至清朝末年，更爲發達。在日本自德川時代以來，或受中國清代考證的學風，或因國學的復興，或勤王思想的勃興，漸作山陵的調查與古墳古器的研究。……在中國的『金石學』，乃以銅器碑石等金石的材料爲主，其目的在研究上面的文字，以作研究經史的參考。在日本初譯爲古物學，後乃改爲考古學。

其實這種專攻器物上的文字，從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只不過是一種考古學的先導而已。關於這一段的歷史，在三宅米吉博士的日本考古學發達之概略（考古學雜誌七之十二）及高橋健自博士的上古遺物研究之沿革（同上）兩文，已有詳明的介紹，學者可自行參考，這裏不必再贅。至於那真正的近代意義的考古學研究，其事實始於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最初與我國一樣，是由幾位西洋學者發掘在先，然後，引起本國人考古學的興趣。在一七八九年（明治十一年）摩爾斯（Edward S. Morse）發掘武藏大森貝塚，然後日本最初的考古學權威坪井正五郎博士始作石器時代的研究。這可說是日本考古學的真正成立時代。其後便有三宅米吉、高橋健自、八木奘三郎、鳥居龍藏等爲之繼起。在明治末年（大約是四十二年吧）朝鮮總督府始有古蹟調查委員會的組織，古蹟及遺物保存規則

的制定，並聘請關野貞，黑板勝美，今西龍，黑田甲子郎，鳥居龍藏等諸人爲委員，逐年分道踏勘。其後濱田耕作自歐洲歸，盛唱『鍬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spade)翻譯各種理論書籍，成爲日本劃期性的考古學。最近原田淑人，梅原末治，後藤守一諸人朋興，各爲分工的研究，日本考古學遂盛極一時。及後東亞考古學會成立，更進一步促進東亞各地考古學的研究，駸駸乎以學術的研究，爲侵略隣邦的工具了。

三、日本考古學的成績

我國考古學僅有十四五年的歷史，可是成績已經不少了。據吾友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所述，至少有兩件值得稱述，一爲發現中國北部的石器時代文化，一爲確定中國的青銅時代文化。何況日本此學的歷史，比我們早了四十年，他的成績，當然也足以稱述的。現在爲便利敘述起見，擬分日本，朝鮮，遼東三方面來說。

A 日本方面

日本考古學既然以其本邦爲發源地，自然歷史很長，成績很好，可是日本的原史時代發生得很遲，且自漢族文化侵入以後，處處與我國及朝鮮文化發生關係，故對於其本

邦的考古，不免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想。吾友繆鳳林日本史鳥瞰說：

『中國爲日本文化之母國。日本之開化，悉由中國文化之輸入，此日人所共許也。漢魏時代大和大會於中國果朝貢受封與否，日人雖間有異辭，而其得吾國之文化，則莫不公認。據近世日本考古學者之研究，漢代文物之傳播倭土，如銅鐸，銅劍，銅鉞，銅鏡及璧玉，泉貨等，今多歷歷可考。……中國爲日本文化之母國，朝鮮半島不啻爲中國文化之支店，其時由支店輸入者影響視本店爲尤大。』

濱田耕作在東亞文化之黎明中，亦謂中國爲日本文化的母國，可見這話不是造謠的。不過日本在石器時代經過甚長，故在考古學中，關於這一方面，成績也很好。現在擬依照順序，從其先史時代說到原史時代，擇其貝塚，石器，土器，埴輪，和鏡，述說於次：

一 貝塚 貝塚爲先史時代的居民棄置其日常食用之貝類的遺殼堆積而成，留存至於今日，在歐洲人叫作 Kjo kon mo-Idings, Kitchen-Middens，在日本叫作貝塚。因爲在其一隅，往往有埋葬的人骨發現的原故。今日一般專門家在石器時代的墓地，亦屢屢發見貝塚的存在，所以便得了這種稱號。在我中國現時尚無此類的發現，卽如殷墟出土雖也有大量的水產遺骸，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在日本則自從奧人摩爾斯發掘武藏大森貝塚之後，漸漸成爲日本考古學界一種專門的研究。因貝塚而連帶研究的豎穴與墓

地，也爲一種極重要的研究工作。坪井正五郎曾在北海道調查過豎穴羣，佐藤傳藏氏曾在陸奧國西洋輕郡森田村發見八十五個豎穴的遺址，大正十五年宮板光次，八幡一郎氏等在下總國東葛飾郡大柏村字伯井姥山貝塚發掘過大小二十三個豎穴。明白了先史時代住居豎穴的情況及豎穴構造上的堅實，這種成績可算是不少。貝塚的位置，大率在海岸或河岸不遠的地方，前面擁有沖積層的低地，後緣臺地，向日，交通便利，至如武藏國北豐島郡瀧野川町大字中里貝塚，故意下了臺地，而結構於低濕地中者。實爲極少數的例外，貝塚的原料取之於海，故不能離岸很遠。據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八號兵淺次郎博士的『日本貝塚之貝類』所發表參東京帝室博物館所發行的日本產貝類標本目錄，當時用貝，已達六十三種之多。其中所用原料，貝類以外的動物遺骸如蠶之類也有。貝塚分布的情形，據現在已調查者言，在太平洋及瀨戶內海斜面深灣入的海岸爲多，而日本海沿岸則爲極少數。蓋以介殼出產的地方以松島灣，東京灣，伊勢海，有明海爲最多，而日本海的海底地形惡劣，砂或岩礁甚多，不利於貝類繁殖的原故。至於墓地的研究，因遺骸埋葬的式樣而發見其古代有屈葬，甕棺葬，甕被葬，抱石葬，合葬，重葬，積石葬，棺槨葬等不同的習俗。

二、石器 在日本先史時代的遺蹟有貝塚，遺物則有石器。石器在日本已發現的種類甚多，大別言之，可分爲利器與家具兩種。利器如石鏃，石槍，石匙，石小刀，石錐，石斧，石鋤，石庖丁，石環，石棒之類，均有發見。石鋤即兩頭石斧，兩端尖銳，中央有括，以柄緊縛，如今之鶴嘴，爲武器與農具之用。石環即多頭石斧，中央穿孔，可着於棍棒頂端，亦屬利器。其小者變爲紡錘車。這些石器，多以燧石，蛋白石，黑曜石爲之。間有用瑪瑙或水晶的。有打製及磨製兩種。家具爲石皿，石臼，石槌，石冠，凹石，石錘，砥石多種，石皿有圓底，平底，二脚，四脚之別。石冠則宛如冠形，如三河國伊川津所發見的，則置於人頭骨之上，用途迄今不明。以上各種石器，以北海道爲多。坪井正五郎博士在彼邦史學雜誌第四編第四十號至第五編第八號，有關於石器研究的論文多篇，可供參考，這裏不暇細引。大抵日本石器時代最初研究的一人，仍然屬諸摩爾斯氏。其前雖有新井白石採集石器甚富，但用新法研究，則以摩爾斯氏爲嚆矢。與摩爾斯氏同時的有神田孝平氏蒐集無數石器，斷爲矮奴族的遺物。然氏亦大體近於弄石家，不能稱爲純然的研究家。但彼當時爲東京人類學會的會長，誘掖坪井正五郎，神保小虎，丘淺次郎諸新進，致斯學於隆盛，他的功勞，當不在摩爾斯之下。其後坪井博士就人骨調

查的結果，非難『矮奴』民族說，而今日八木契三郎，濱田耕作，鳥居龍藏等又擁護『矮奴』民族說，迄今不能解決。而骨，角，牙，貝諸器，與石器一同出土的亦多。

三、土器 石器時代的遺物，除石器外，以土製品的土器爲最多。以容器爲主，此外則土偶，土盤，土面之類。石器時代的土器可分繩文式土器與彌生式土器兩種。繩文式土器爲繩文之器，大約爲『矮奴』族的遺物，東日本出土最多。彌生式土器則因明治十七年從東京本鄉彌生町的遺蹟發見，因而得名，其實卽是一種中間土器，屬於一種變種土器。以土器系統論，可以說兩者同出一系統，不過受文化的影響，從繩文式土器移行至彌生式土器吧了。故於備中津雲，薩摩指宿等地的遺物包含層，其繩文式土器比較在彌生式土器的下層，卽第一層獲得彌生式土器，第二層獲得繩文式土器，顯然示着年代的順序。若從燒成的技術觀之，彌生式所用的方法，年代亦較晚。但這種綜合的研究，尙不充分，故持反對之說的也有，迄今不能認爲已經決定。惟繩文式土器又分厚手式薄手式，奧羽式三種，大抵皆爲貯藏食物之用。彌生式土器則變化甚多，用途亦廣，甚至有祭器之用的。

四、埴輪 埴輪爲土製而富於吸水性之物，以作紅褐色爲多。器身多附有短而細

的直紋，即彼邦人的所謂刷毛紋的。與其石器時代及金石併用期的彌生式土器酷肖。埴輪以圓形作筒狀的爲最多，彼邦學者即稱之爲圓筒。圓筒高度通常在英尺一尺一寸至二尺前後，頂口邊徑約一英尺，底略小，底徑約十英寸，厚度全體均爲二英寸半，無底無蓋。筒之外體，緣以凸邊，筒體多穿有圓孔，孔多作兩兩相對。這是埴輪圓筒中的最通常形。而埴輪於圓筒之外，有作男女人物，或牛，馬，鷄，水鳥等鳥獸，或靱，盾等武器等模樣的，即所謂埴輪樹物。埴輪土偶以全體立於祈筒之上的爲獨多。其餘則有腰以下爲圓筒狀的，腿以下爲圓筒狀的，脚以下僅立一平塊之上的，及僅僅及腰而無脚的。日本考古學界，研究埴輪的人最多，成績亦最好。在明治三十四年時，坪井正五郎博士已有埴輪考的刊行。其後烏居龍藏在武藏南多摩郡日野台七塚發見埴輪，遂著似島田雷之古代結髮，發表於人類學雜誌第百五號中。一時八本柴三郎，大野雲外，和田千吉諸氏，於實際發掘與研究，均有相當的結果。及至明治四十年，濱田耕作著支那土偶與日本之埴輪，發表於藝文第二年一號中，高橋健自著支那發掘土偶及其與埴輪之關係，發表於考古學雜誌第一卷十一號。近年後藤守一又有埴輪之意義一文，發表於考古學雜誌廿一卷一號中。諸氏對於埴輪的起原諸問題，各有特異的見解。至於埴輪土偶研究日本原始

及古代服飾的，首推高橋健自博士。博士曾著有歷世服飾圖考，日本服飾史論。最近又有埴輪及裝身具之作，刊於考古學講座中。專為埴輪圓筒製作技術的研究者，有清野謙次博士，博士著埴輪圓筒之諸研究，刊於社會史研究第九卷第二號中。由埴輪的陶屋而為日本古代建築的研究者，則首推高橋健自博士有由遺物上觀察上古之家屋一文，刊於歷史與地理第三卷第二號中。據埴輪的土偶而為人類學的研究有小松真一氏，氏曾著有埴輪所表現歷史時代日本人，或一二人身之性質一文。其餘研究埴輪的美術的有和辻哲郎，福原武等；研究埴輪製作所址的，有森本六爾，柴田常惠等；森本氏著埴輪一文，刊於考古學研究第二卷第一號中。以我所見，已如此之多，的最近或更有新的著作。總之：在埴輪上各方面的研究及各問題解答，都已有了很好的成績了。

五、和鏡 日本歷史時代，用鏡的風習至為盛行。我們在『天孫降臨』的神勅中，已可窺見上代的日本人以鏡為一種神祕的用具，除了為服飾器具之外，更有宗教上的意味。在後世的人事中，如於神社中每供奉鏡子一面。又如『景行紀』所載，則於舟軸之上，高懸鏡鑑一面以向敵人。又如發掘時所見，鏡的存置，多在遺骸之上，安放面上，以為避邪之具。就以上各點觀察，日本人對於鏡的信賴及神密，真有意想不到的妙處。

可是日本的銅鏡，全然淵源於我國。據後藤守一氏日未考古學所論述，支那鏡傳入的歷史，大約可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類最多，爲周末前漢初期的遺物。文樣大率爲蟠蛇文鏡，雷文鏡，細線文鏡等。邊緣爲匙面，紐作帶狀。第二類盛行於前漢時代，號前漢式鏡，文樣在今日不易推測其意味，多以文字爲主。大致有內行花文鏡，夔鳳鏡，獸首鏡，葉文鏡，星雲文鏡等。第三類起於前漢時代末期，經後漢三國而至六朝時代，普通以漢鏡呼之。細別之有神獸鏡 TLV式鏡，獸帶鏡，獸形鏡，畫象鏡等。而其文樣則同爲受到了當時一般民間思想之道教關係的神獸形所表現的。第四類從後漢末期爲始，而至六朝時代，僅以神獸鏡的一部分屬之。此外又有唐式鏡，起於隋唐之際，大都爲海獸葡萄紋。至於和鏡，則全然做漢鏡而來，故又名爲仿製鏡。據富岡謙藏氏所研究，仿製鏡的特徵有四：一、鏡背文樣所表現的手法，支那鏡則銳利鮮明，模造的則模糊不清，爲當然的結果。至圖像加大時，則全無意義。線帶其他圓味，一見便認出已非原型。二、支那鏡內區文樣各分子咸有意味，配列非常得當。模仿一律認爲是文樣化，圖樣本來的意義全失。三、日本所仿製者，大率於支那鏡所重視的銘文這一部分全缺。雖然在圖樣中也有銘文帶，可是全然不成章句，多似文字而字體全非，當然只有文字的位置而成爲無

意義的圓帶吧了。四、支那鏡存在的周圍，就見聞所及，每附有鈴。日本仿製鏡無之。這種區別，雖梅原末治氏甚爲反對，要亦大致不差。支那鏡與和鏡的關係如此之深，所以研究和鏡的人，必要研究漢鏡，而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鑑古等書，遂爲彼邦專家所必讀之書。但據我個人所見彼邦學者對於漢鏡研究的著作，如後藤守一氏的漢式鏡。梅原末治的在歐美之支那古鏡二書，一則解釋詳明，一則圖版精美，爲我國前此一切著錄所不及，誠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專家的研究，最初有二宅米吉博士著古鏡一文，刊明治三十年考古學會雜誌第一卷第五號中。其後八木柴三郎著鏡及鏡鑑說，前者見明治三十五年出版的日本考古學中，後者見同年出版的考古學便覽中。至高橋健自，富岡謙藏則著作更富，其見於考古界，考古學雜誌，史林，藝文，國華，民族與歷史等雜誌中的，多至不可勝數。其他考古學者，如：濱田耕作，梅原末治，松本文三郎，黑板勝美，和辻哲郎，山田孝雄等，均有很大的貢獻。

此外如經塚，紋章，建築、銅銓銅劍等，在日本考古學史上，均有很好的成績，但不及以上五種之大，故暫且不說。

B 朝鮮方面

在朝，進鮮方面步尤爲迅速。後藤守一氏日本考古學敍說裏說道：

「輓近日本考古學的研究，頗著進步，尤以朝鮮方面，於此學的開拓，與十數年前的面目，完全煥然一新。因之，此學亦漸見普及。……每次所公布此學的論著，報告，無不入微盡細。」

後藤氏這一段話，沒有一點誇張的意味。我們據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報告各年度的報告記載，他們似乎有一個統制的計劃，第一步先由朝鮮總督府聘彼邦有名的考古學家從事分道調查，舉凡朝鮮各道的古墳，建築等遺蹟，無不作精密調查，作成詳細報告，然後派員保管，計劃發掘。整個在政府監督之下作有系統的研究。我懷疑他已經製成了全朝鮮古蹟散布地圖，古蹟調查委員會裏已經明白了全國古蹟分布大勢。這種分圖已經看到了不少。不過總圖尙未見過，不能證明我這話吧了。總之：決不是東一鱗西一爪，任意亂圖亂掘的了。我見到最早的調查報告爲大正三年九月所出版的，乃是明治四十四年九月至十一月所調查，爲調查委員關野貞，谷井濟一，栗山俊一等所報告。聽說日本政府的調查朝鮮古蹟始於明治四十二年，其時日本尙未吞併朝鮮。可惜這項報告我沒有看到，不然，很可以知道帝國主義者以考古爲侵略的工具了。自翌年併韓之後，日本

更得放手進行。他每年調查的性質不同，因此所聘的專家亦異。例如大正九年度金海貝塚的發掘調查報告則成於梅原末治，濱田耕作兩氏之手；大正十一年度南朝鮮的漢代遺跡，則成於藤田亮策，梅原末治，小泉顯夫三氏之手；昭和二年度鷄籠山麓陶窯遺址的調查報告，則成於野守健，神田惣藏二氏之手；可見其對於學者的支配與善用的情形了。就現時而論，關於朝鮮的考古成績，以樂浪的發掘，爲最足驚異，現在我擬以樂浪爲其代表，解說於次。

樂浪在朝鮮平壤府外大同江郡，卽我國漢代樂浪郡治遺址。樂浪漆器的發見，始於大正五年，其發見情形，詳見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一冊第二冊第四冊中。這這報告書成於關野貞博士之手。關野貞爲樂浪研究專家，其所說當極可信。他在樂浪郡時代的藝術一文中說道：

『自明治四十二年以來，余等曾數度調查，於是樂浪郡治的土城，在今平壤對岸，大同江下流一里許之處發見。在以土城爲中心的周圍，見有無數古墳，星羅棋布。發掘其中十數塋，獲得大量的古物，樂浪郡時代的文化，次第明確。加以土人盜掘大起，出土遺物豐富，好事者競爲蒐集，於是樂浪的遺蹟遺物，遽至喧傳於

世間

這是僅就關野貞個人調查發掘的經驗而言，這時發掘的漆器尙無銘文可得，不能確認其文化史上的地位。及至大正十三年朝鮮總督府發掘，始獲得有銘文的漆器，如始元二年，陽朔二年，永始元年，元始三年及舞陰家、鄭氏等字，價值始大。其明年大正十四年東京帝大教授黑板勝美等提議計畫發掘樂浪古墳爲其史學會的事業，旋得細川侯爵家的贊助，於是發掘得以順利進行。是年九月二十八日起，將此等古墳逐個調查，至二十九日選定發掘的墳穴，三十日開始發掘。當時選定古墳中的北墓（按卽王盱墓），由田澤金吾主持，南墓由小泉顯夫主持，以黑板勝美總其全責。其後以北墓出土甚富，遂集中全力於北墓。從十月二日始，至十月六日，始得到達木槨的天井部。十月十二日東京帝大考古學研究室員原田淑人歸至平壤，乃由原田氏總其全責。直至十二月四日始全部終了。當時所獲遺物，最重要的有『五官椽王盱印』及『王盱印信』的兩面木印及建武二十一年在銘漆杯，建武二十八年銘漆杯，永平十二年在銘神仙龍虎畫象漆盤，永平十二年在銘漆盤，漆鏡匣，長宜子孫鏡，小盒子，化粧用的白粉，赤黑色之物，黃色土塊狀之物，式占天地盤，玻璃製耳瑤，冠，纓，絹，紐等諸物無數。其餘漆器，銅

卸器，木皮製器，瓦器，果核，璠瑁，琥珀，石炭，水晶等，亦發見甚多。甚後全部遺物，攜歸東京帝大文學部整理，在昭和五年十月，由原田淑人，田澤金吾編纂成樂浪，（五官椽王肝之墳墓）一鉅冊。據原田淑人序稱：

『本書文獻上由編者二人負責。其漆器文樣之摹寫，出東京美術學校講師小場恆吉之手，一部漆器之修理，出同校教授六角紫水之手，櫛材研究，出東大農學部森林利用學教室兼次忠藏之手，鏡奩內遺存化粧材料的研究，出東大理學部生物化學教室左右田德郎及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中尾万三博士之手，櫛內殘存白樺製飲器及果核的研究，出東大理學部植物學教室中井猛之進教授之手，棺內發見的絹布及鏡紐帶的研究，出東京工業大學紡織科太田勤治，中原虎男兩教授之手。合十數人之力量編成此書』。

結果這一本考古報告書，遂爲彼那考古界的權威著作。出書以後，各方贊許之聲，如雷灌耳。茲特節錄北平中國大學的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六冊楊樹達讀樂浪書後裏一段話，以見一斑。這書後道：

『此書敘述詳盡精審，實爲近來考古學上一大著作。吾人欲研究漢代事實者，得此

可以明瞭許多事實。不至如在五里霧中，信可謂學術界之鴻寶也」。

至於這回發掘的重要性，我可節譯樂浪第七章結論於次，以爲證明。他的結論說：『樂浪古墳，爲地下一大寶庫，同時又爲地下一大文獻。其出土之遺物，不啻爲兩漢及六朝初葉的美術工藝放一陸離之光彩。於當時思想風俗等各方面，提供大量具體的資料。尤其是如墳墓全體的完整保存，余敢決信其學術的價值大著。

棺槨的完整，於漢代墓制研究上投一大光明，彼見於周禮，禮記等之零碎葬禮，及墓制的記事，得以補足，姑且勿論，而木材之雄偉，構架法之精巧，自可推想宮闕樓閣等一般木造建築的如何發達。

本墓內發掘的遺物，於其質及於其量，雖不比已發見者爲優，然棺槨之完全，而大部分保留舊態，殊足窺見當時工藝進步的情形。至如漆盤上所描寫之神仙畫象，璜瑀小匣所畫之人物像，足以證明漢代壁畫的盛行。從來研究漢代的繪畫者，只不過以山東及其他各地所存之石室石闕等的雕刻畫，類推其性質而已。而這些畫象因爲已屬於雕刻之物，所以不能會得其中的真趣。今本墓所出土之漆畫，其筆致之優麗而遒勁，正足以代表當時的繪畫了。

又如用漢代道家思惟所瀰漫着的神仙畫象爲壁畫等題材，其事爲文獻所明示，而其具體的徵證，不過爲畫象石，畫象輒，鏡背文而已，而現今本墓出土的日常食器一漆盤，則畫有西王母等神仙像畫飾，則其道家思想如何盛行，可以想見。又陰陽占星之術，當時西靡全社會，吾人一讀王莽傳，便可察知。今本墓出土如式占天地盤一器物，爲碩果僅存的一占具，於千歲以後的今日，得以明確知道漢代占星風靡之跡。

又依本墓主人公的木印，得以明知其爲郡太守的屬僚五官掾之職。然以五官掾的身分，其遺物已如此瑰麗，則當時社會生活如何向上，因之亦可察知。

關於漢代的風俗，從前只不過據畫象石，明器等以推見其一斑，而已往樂浪出土的遺物，則悉爲其活材料。今本墓所發見的器物，如日常飲食諸具，勿論化粧調度，卽至於其他服飾裝身諸具，俱有資料，其價值尤大。

隨漢代政治的發展，而其文化包容外來的成分，其事亦不難想像。漢與匈奴的政治交涉，已如史記，漢書所明示，今不俟言。而匈奴的文化，與西徐亞民族 (Scythians) 有極大關係，從其文獻上亦可推得。依據珂茲洛夫氏 (Kozlov) 在

蒙古所發掘得爲具體的證明。同時漢文化之盛，其浸染於匈奴，亦得以徵知。而漢代支那受了匈奴文化的影響，亦可考見。又如勞弗爾氏（Bethord Lanfcs）夙以見於漢代瓦器的浮彫被戴有西徐亞帽的人物，跨馬顧射禽獸的圖象爲其一證，樂浪以往發掘的黃金製帶具，有以明示薩爾瑪底（Sarmotians）人式的技巧。又在櫛的裝飾中，表示猛獸搏噬的意匠者，又不失其爲一左證。如本墓發見的羊鈕金具，亦可說是加以上很好的證明資料。

自漢張騫使西域以來，開西域的交通，至班超而突飛猛進，漢威遂振於葱嶺東西。隨而東西洋的文化交涉上與以極大影響。漢代西方的一強國安息（Parthia）占仲買之利，從大秦（羅馬東方領）輸送各貨於其本國則漢的繒綵，又將何如呢？本墓出土的精巧絹布與珂茲洛夫在匈奴墳墓中所獲漢絹及斯坦因（Stein）氏在樓蘭地方所獲得的，其性質相同當時羅馬士女愛好之篤，吾人實不得不首肯。

又於羅馬時代得大進步的玻璃器，必因羅馬勢力所及而發見其遺品。漢與大秦文化上的交通其文獻上所不及明言者，又如玻璃的製作法，當時傳來於支那者，從本墓內的玻璃製耳環的出土，可決其非偶然了。

然則這回發掘的重要，日本的考古學裏可說是首屈一指了。

其後朝鮮總督府將歷年調查蒐集所得，刊行朝鮮古蹟圖譜十一冊，開始於大正四年，完畢於昭和六年。第一第二冊爲樂浪郡帶方郡時代及高句麗時代的遺物。（古瓦，繪畫，彫刻等）。第三冊爲馬韓時代百濟時代任那時代沃沮時代濊代古新羅時代的遺趾遺物，及三國時代的佛像等。第四第五冊爲新羅統一時代的廢趾遺物及古佛像與古瓦等。第六第七冊爲高麗時代的建築石塔碑文及銅器佛像古版藉陵墓等。第八第九冊爲高麗陶瓷器古鏡鑑古玉古錢等。（這兩冊於日本地震時燒失，其後又將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時代的李王家博物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帝大工學部及大倉集古館等處所藏的陶瓷器金屬器玉石器等再行編輯付印）。第十冊朝鮮宮殿建築。（這冊選錄屬於景福昌德昌慶慶熙四宮的建造物，能傳朝鮮時代宮殿建築的真相）。第十一冊輯載其他的朝鮮建築。（這冊選錄關於朝鮮時代所經營的城郭，壇廟，學校，文廟，客舍，史庫，書院，先儒住宅，及歷代王陵的規模象設等）。全書出於關野貞博士之手，內容甚爲豐富，爲研究朝鮮歷史考古學美術史建築史的無比的好資料。裨益學術界不淺。（只可惜定價日金三百八十元，購求不易而已。）

C 遼東方面

遼東半島與山東隔海峽對峙，原屬我國的疆土，自日俄戰爭後，旅順大連遂爲日人轉租而去。日人以遼東與朝鮮關係密切，遂派專家調查，結果，考古發掘，亦爲其調查事業之一。擔任這種工作的人，在私人方面有鳥居龍藏，旅居遼東數十年，先後調查十餘次；在政府方面有旅順博物館的設立，聘八木榮三郎主持其事，八木居遼東二十餘年，工作亦至勤慎，成績優異。於是強分我國東北四省爲南滿洲，北滿洲，口滿洲，奧滿洲（見滿洲考古學坪井九馬三序文中）等怪名目，故日本這一方面的考古，可說是侵略考古。計這方面大規模的考古，已舉行三次，一、貔子窩，二、牧羊城，三、南山裏。現時這三次的考古報告書，亦已先後出版，茲特依據該項報告書，順序敘述於下：

一、貔子窩

貔子窩在日本人所謂關東州的最東北部，與我國遼甯省莊河管內相隣

之處。距貔子窩城邑東北四里許，近碧流河口，其前與岬狀小臺地相接，其間有三個小島，基布於干瀉之上。這回所發掘的遺跡，即與此台地最接近的一島嶼。此台地在現時行政區域上，屬於貔子窩管內東老灘會，火神廟屯；但所謂小島，即台地與島的中間，以小流爲界，而附隸於碧流河會杏樹房屯的。這貔子窩管內東老灘附近的石器時代遺跡

，在十餘年前，八木柴三郎已於流碧河會三島子發見貝塚，石器及土器，而尤特殊的有彩色土器的發見。這種類似的彩色土器，據島村孝三郎云，在其前大連濱町的貝塚已有發見，旅順大台山貝塚，亦有出土，其後遂至注意。這班考古家得了這些彩色土器，遂特別起了興味，從此魏子窩附近遺跡的必需完全調查，遂成爲東亞考古學界的中心問題。自大正十五年以來，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開始樹立計畫，其後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與關東廳的援助，至昭和三年四月這計畫遂得實現。主持這遺跡發掘事務的爲東亞考古學會與關東廳博物館兩者，東亞考古學會方面以東京帝大助教授原田淑人，考古學教室員田澤金吾，駒井和愛人類學教室員宮坂光次四人；京都帝大教授濱田耕作講師小牧實繁，助手島田貞彥三人，會方幹事島村孝三郎，小林胖生兩人；關東廳博物館方面以其主事內藤寬，館員森修二人，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小泉顯夫等參加發掘。南滿洲鐵道會社特派最初研究這遺跡的八木柴三郎前來參觀。而我國北京考古學會亦派北京大學教授馬衡，陳垣，北京歷史博物館員羅庸，董光忠四人參觀發掘情形，四月二十九日一行人從普蘭店經魏子窩，遠距遺跡地西南約一里的東老灘，次日踏查遺跡並決定發掘方針，是日下午即開始發掘，至五月十五日經兩星期的時間，乃得終了。計這回發掘所得，單

砦子島遺物石器有石斧石庖丁，石鏃，石鑿，石劍。管玉，骨器有牙器骨針，貝輪片，土器有彩色小壺片，鬲片，高坯，紡錘車，金屬有青銅片。高麗寨台地遺物，除與上述相同者外，並有鹿田獸牙魚骨，銅鏃，弩機，鐵器，鐵片，明刀，一刀錢，布泉等。其後各遺物送致京都帝大考古學教室，在濱田耕作指導之下，由島田貞彥，田澤金吾及水野清一三人整理，於昭和三年十一月，編纂成書。人骨方面由清野謙次，及金關丈夫，平井隆三人研究，鐵片由工學博士齋藤大吉研究，作為附錄，由東亞考古學會印行，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冊，題為『貔子窩』（南滿洲碧流河畔先史時代遺跡）。這回發掘最重要所得為彩色土器及彩色土器破片，濱田耕作，八木柴三郎，島田貞彥等均有單篇論述，這裏恕不再贅。而其價值如何，擬節譯該報告書第十六章結論以作答覆。這結論說道：『關於這遺跡的絕對年代，我們幸由發見的支那古錢，大略得以確實知道。而這島與台地之間，相隔若干年代，文化的外觀如何，均得考知。然因其年代互相接近，故以此兩遺跡為有別種民族曾經居住則憑證不足，我們只以其為不外同一民族的居住地而已。但果為如何人種，如何民族，此問題又須提出。我們偶然在單砦子發見二個埋葬墓的人骨，因之與以最有力的資證。由清野博士等這人骨研究的結果，與現代朝鮮人，現

代支那人比較相差甚遠，與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的人骨則相近；以之爲現代支那人的祖先，實無不可。然此只不過二個人體的骸骨，而這遺跡的構成，或出於此邊一帶先史民族之手，卽以此斷爲支那人的祖先，未免過早。與住居於古代滿洲地方而又見於文獻上的肅慎氏（其後的挹婁，勿吉等）有無關係，亦不得不一應詮議。鳥居博士夙以南滿洲石器時代遺物，爲見於晉書等的肅慎氏，卽通古斯族所遺留。以靺鞨、貝墓等類，爲其後移來的漢民族所遺留。這論確是有力的一說。雖然，肅慎氏疑卽通古斯族，果彼等於周末此初之頃，曾住居漢地方，確實的文獻上，或者古學上，或人類學上有沒有證據呢？而與此相別異的，在漢武帝徵服遼東，朝鮮以前，漢民族流入此地殖民，其事全不可考嗎？卽在漢武帝時代的漢族擴張屢行於其地以前的漢族膨脹，在其以前的人種以其文化浸潤於這地本無文化的素地之上，始告成功，果無可能嗎？我們一方以此僅僅的人骨上所見爲傍證，而信此想像有可能。而這認爲支那民族固有所產的鬲、甗同形式的土器，及周末漢初的支那古錢存在的豐富的事實以之爲其民族所流入所引放，認爲單是物品的入，及文化影響的結果，當可謂爲失當，所以我們以這魏子窩附近的石器時代遺跡輸入，如假令肅慎氏卽通古斯族民族要素稍稍濃厚時，則必爲受漢民族人種的文化的影響最

強的民族所產生。這是人骨的研究與考古學的遺物及其研究的結果所給與我們的，自然的結論吧了。總之：我們一部分的學者，考古漢族的成立，應置於悠久的史前時代，或表現於史後的膨脹移動呢？後屢應反覆考究，畢竟以爲是史前時代了。蓋人種上的問題如何決定爲一問題，而這遺跡所示的文化，於支那周末漢初的文化的色彩，頗有顯著的存在。即如有孔石斧即所謂支那式石器呀，如鬲甗即支那特有的形式的土器呀，支那漢式的青銅器具呀，又周末漢初的錢貨的存在，皆足爲其證明。凡此種種，若單認爲輸入品，或皮毛的文化的影響的結果，實不可能。何則？蓋不外以混合於彼等生活的根本的存在性以爲推測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如認爲彩色土器的存在，與支那固有文化或西方文化，都絕無關係，則又如何解釋它呢？這是因將來支那內地或其他地方的考古學的調查的進運而生，或以之爲漢族固有的文化，也不可不知。或另以爲出於西方文化的系統，也不可不知。總之：彼等就遺物所示，主要的是漁撈之民，或狩獵之民，而彼等只是限於實際的生活，至於營豐富的美術的宗教的生活等餘裕，例如日本石器時代的土偶，則在彼等遺物中，全付缺如，即就這點可以想像了。但是如斯文化的生活的貧弱的聚落，在東亞的文化史上，決不是全無重要的意義。實則漢民族如斯的自己植民，或以這遼

東半島所有沿岸的地方點點爲其自己文化殖民地，如這碧流河畔的遺跡，畢竟不過爲其一例吧了。而此地卽爲往古從山東至朝鮮半島漢民族植民交通的踏石。由此而行於沿岸交通的結果，遂確立如朝鮮樂浪的殖民地。又如南鮮唐津等明刀發見地，遂又與日本交通，卽爲實現此沿岸航路的結果。金屬文化所以流入於朝鮮日本者，全然不外此文化的交涉的結果，可以見了。然則此東方今日名爲魏子窩的海岸邊土的遺跡，實爲支那文化的黎明，次第光被於土著原住民族之間，可以說是東亞文化進行的歷史上，最有興味的職務。由此以觀，魏子窩的發掘，價值很大。而這報告印行以來，我國考古界引用已不少了。

二、牧羊城 牧羊城在日人所謂關東州的老鐵山西北麓鳩灣附近刀家曠，劉家曠二聚落之處，當刀家曠南數町，接近劉家曠之東隆起的一丘陵便是。盛京通志卷十五木羊城條下云：『牧羊城，城（金州）西南一百五十里，週圍二百五十四步，門一』。今日人卽以這條比定，謂爲牧羊城之誤。疑卽前漢書地理志下遼東郡條所稱沓氏縣故地。原來旅順市西南所聳的老鐵山山麓，丘陵起伏，南隴頗多，自來遺物出土亦不少。濱田耕教授夙留意這城址習于明治十月，四十五年六月兩度調查，并於第二回調查之際，於

其北邊，穿一小溝，獲有銅鏃四十三，角製弭，鐵斧，明刀殘片等物。當時調查的日子甚短，有組織的發掘，則期諸後日。自東亞考古學會成立以後，擬定第一回發掘魏子窩，第二回則發掘牧羊城。昭和三年九月，諸種手續準備完畢，東亞考古學會依舊與關東廳博物館合作。學會方面以京都帝大教授濱田耕作，考古學教室水野清一兩人，東京帝大助教授原田淑人，考古學研究室囑託田澤金吾，人類學教室副手八幡一郎三人參加。其後加入在北平留學中的東京帝大副手駒井和愛，及替代濱田的京都帝大助手島田貞彥。學會幹事島村孝三郎始終其事，小林胖生僅滯留數日。關東廳博物館方面以其主事內藤寬，館員森修二人出差調查。而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則以助教莊巖隨同發掘。從是年十月一日開始發掘，至二十五日終結。同時認為其間與城址關聯的附近古墓有調查的必要，特組別働隊，從十月九日發掘刁家疃，于家疃，官屯子等貝墓，石墓，甕棺等，至二十三日終了。這回發掘，不但確定城址的性質，及貝墓的進一步的研究，實則從來所知的甕棺，石墓及伴銅劍而出的一異例的古墓，皆為最重要的發見。計在牧羊城址出土的遺物石器有石斧，石庖丁，石製紡錘車，石鏃，石錘，銅斧石範，銅鑲石範，石製管玉，骨器有骨針殘片，骨鏃，骨製管玉，鹿角加工器，骨製半加工品，銅器有銅鏃，帶鈎

，銅釦，殘片，銅鐵，銅製弭，鐵器有鐵斧殘片，鐵鏃，鐵斧，鐵製刀子殘片，鐵製刀子，古錢有明刀圓錢，明字刀錢殘片，一刀錢，半兩，五銖，大泉五十，及瓦當殘片，玻璃製耳璫，玻璃斷片，玉器，土製紡錘車，玻璃製釧殘片，長末瓦當殘片，樂央半瓦當，雙馬畫象半瓦當等。牧羊城附近古墓所得，有瓦盤，瓦壺，瓦豆，及各種貝殼等。其後將所有遺物，運回東京帝大考古學研究室，由田澤全石，駒井和愛從事整理編纂，而原田淑人負其全責。人骨方面，則由清野謙次，金關丈夫，關政則三人從事研究。貝殼及各墓中殘存的動物遺骨，則由東京帝大理學部動物學教室瀧庸氏，壺周墓發見的劍把金質，則由東京帝大工學部助教三島德七氏指導研究。於昭和六年十一月編成牧羊城（南滿洲老鐵山麓漢及漢以前遺蹟）一書，由東亞考古學會刊行，作為東方考古學從刊第二種。這回發掘所得的價值，據其報告書的結論說道：『……抑支那自周末以至秦代，一方已見鐵製兵器的存在，而一般被使用的兵器，依然為青銅所製。蓋秦始皇帝沒收民間兵器，鑄造鐘鐻金人，即以這事為證，不難推想而知。而始皇銷却兵器，於考察支那古代兵器的沿革上大可促吾人注意，即秦始皇時假令民間的兵器全然絕滅，同時又禁斷兵器的新鑄造，總之，當秦盛時，民間的兵器，極度減少，確是事實，從而當秦末

漢初的大騷亂時，兵器的大製作必被促進，其時青銅製的舊兵器漸次廢止，自戰國以後所抬頭而起的鐵製新兵器遂代銅兵而爲主要用品了。當時鐵的需要益激增，漢武帝時遂至以鐵爲官營之物，不是可於此中洩露消息嗎？當支那內地銅鐵兩兵器交替的時候，南滿洲北朝鮮方面的文化又成如何的狀態呢？南滿洲已自石器時代認出有支那人居住的痕跡，稍晚，自周末至漢初，已有相當多數的支那移民入居，無論從文獻上或遺物上，均可考察得出。例如官屯子發見望周墓的遺存，決決不是偶然之事。又如北朝鮮的箕氏衛氏，假令其時只是少數，而爲支那移民所佔據，確是事實。在漢武帝建置四郡大規模扶植勢力以前，支那文化所浸潤已不少這話誰也承認。當時南滿洲或北朝鮮的土民，適置於從石器時代進入金石併用時代程度的文化狀態，但是支那的移民，已挾有青銅器時代的高級文化，實不容疑。在漢樂浪郡管內所遺留的遺蹟，其出土狀態不明，而與南滿洲出土物屬於同一系統的銅劍，已發見的，已歸朝鮮總督府博物館或平壤居民諸氏所藏。又大正十四年原田等調查一磚槨墓，發見一插入漆鞘的銅劍斷片。此等銅劍，或者不可說是漢武帝以前所使用，而爲與同地出土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銘的銅戈，同樣地自古以來存在的。總之：愈其以此等銅劍爲漢武帝以後渡來的支那新移民所遺留，毋寧謂爲漢

武帝以前的舊移民或其子孫，乃至被存留於此地的土民之間的遺物，所解釋爲合理。與從黃海道黑橋面以至南滿官屯子周墓出土的枕狀銅器有形體上關係的結紐狀銅器同時相伴出土的銅劍，發見其漢宣帝神爵二年所鑄造的穿上橫文五銖二字共存者，余等下同一的解釋而不容躊躇了。其次，南朝鮮及日本內地出土的細形銅劍，與南滿及北鮮出土的，屬於同一系統，已可勿論，但與之同時所謂馬來族高里斯式形銅劍，細線鋸齒文鏡，銅鐸等，亦屬同一文化系統，或於某時期有共同存在性，如學界所周知，在朝鮮慶尙北道慶州郡入室里有細形銅劍，高里斯形銅劍及細鋸齒文鏡出土，長門國豐浦郡安岡村大字富任梶粟濱有細形銅劍及細線鋸齒文鏡出土，安藝國安佐部福木村福田有細形銅劍，高里斯形銅劍及銅鐸出土，而大和國南葛城郡吐田鄉村名柄有細線鋸齒文鏡，銅鐸共同發見，据此事足以證明。高里斯形銅劍及銅鐸，到現在在南滿洲及支那內地這類遺物，尙無發見，所以多數學者，不認爲支那文化直接所生，而爲受支那文化所影響的東民族之間所製作。細線鋸齒文鏡爲在西伯利亞浦潮斯德 (Vladivostok) 附近有與細形銅劍共同發見者。關於此等製作者的推定，在今日尙非其時。高里斯形銅劍，如高橋健自博士所稱道，認爲與支那銅戈的鈎兵有關係。但是支那銅戈盛行的時代，却爲周朝，漢初以

後，甯可謂爲失去鈎兵的形態。從而高里斯形銅劍出現亦少。故可以置於漢武帝以前。尤其是漢樂浪郡時代的遺蹟，遺留尚多，從漢式鏡出土最夥的大同江畔發見此種細線鋸齒文鏡二面，到底在樂浪郡時代此地土民不是取漢鏡及其範圍仿製之，從而細線鋸齒文鏡的出現，亦可同置於漢武帝以前。又銅鐸，除一部分學者外，咸認爲與支那的鐘有關係，但在支那鐘的製作盛行之時並被尊重爲一種寶器之時，則爲周代；及至漢代以降，對於此事，則思想大爲變化了。從而銅鐸的出現亦少，所以不得不置之漢武帝以前。至如平形銅劍，與其他退化型青銅兵器，引長青銅器時代的流風餘韻，爲出現於漢武帝以後浸潤於新文化時代的產物，余等並無何等異議。要之：在漢末漢初之際，南滿洲爲朝鮮及日本內地全屬文化的發足地，而其文化的擴大，其波紋漸次擴至東方，從北朝鮮至南朝鮮，又從南朝鮮及於日本。而文化的浸染，明示濃厚的色彩。在支那內地，已入於純然的鐵器時代了。所留存於東方者，只不外孌孌餘音吧了。這話甚爲切要。

三、南山裏 南山裏在遼東半島的西南端，旅順市外的西方二三里，爲聳立雲間的崔嵬，即老鐵山的一羣，而鳩灣的盡處。與牧羊城相距甚近。自牧羊發掘不久，關東廳博物館森修又得報道，確認牧羊城址東南尹家屯部落，有甄墓的存在，昭和四年九月，

在關東廳博物館主持之下，又得東亞考古學會的援助，遂從事發掘此等甄墓。當時關於發掘上各項的準備，由該博物館內藤寬，森修兩人任之。是年十月二日濱田，島田二人由朝鮮到旅順，會同東京帝大醫學部病理學教室員金高勘次博士，於三日抵牧羊城址，是日下午會同內藤，森兩氏直至尹家屯的南山裏着手發掘其附近的甄墓。時濱田來華，於是月八日與梅原末治一同出發。改由清野謙次主持其事。並加入田澤金吾及東京博物館員矢島恭介，共同工作，在尹家屯各地點，發掘甄墓凡七基費十數日工作乃得完了。這地恰好與朝鮮樂浪的土城接近，其南方一帶宛如古墳帶，關於與牧羊城址有相連關係的南山裏的甄室古墳，其性質始可闡明。當時發掘的遺物，爲整理便宜起見，盡數携歸京都帝大，其考古學的遺物，由考古學教室濱田，島田等之手，其人骨獸骨的部分，由病理學教室清野，三宅（宗悅）金關三人之手；各爲詳密的研究，於昭和八年三月編成南山裏（南滿洲老鐵山麓的漢代甄墓）一書，由東亞考古學會刊行，定爲『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三冊。這回發掘所得，除得有土器銅器，玻璃製耳瑯，五銖錢各小許外，以瓦器爲最多，且各種式樣亦最豐富，如瓦杯，瓦甕，瓦甌，瓦奩，瓦釜，瓦盤，瓦碗，瓦豆，瓦勺，瓦皿，瓦屋，大形壺，小形壺，脚附鉢形瓦器，鼓形製瓦器，階段附瓦屋，桶

形瓦器，圓筒形小瓦舍，小形瓦臼，小形瓦俎，小形瓦槽，篋畫雙魚瓦洗，以至瓦狗，瓦豚等，均有考古學上的價值。此外又有鐵器墓一座，獲得大量鐵器。這書的序文說：『發掘南山裏的甄墓七基，明其構造與遺物，關於南滿洲這種漢墓的性質，期得完成最高學術上的記錄』。這話並非誇大。該報告書在第六章後論，討論牧羊城與古墳的關係，及甄墓年代與樂浪漢墓的比較，於是下一結論道：『代表南山裏的南滿洲的甄墓，與距支那中心同遠的印度支那東京地方的甄墓及其副葬品及其他等等的性質相似，却與朝鮮樂浪漢墓中的木槨墓相殊，而與其甄墓相近。至其築造年代，則與樂浪的甄墓相同，大體上置於後漢時代最爲穩當，但亦必否認其中有前漢時代遺物的存在。於支那本土漢墓的調查尙不充分的今日，爲得以辨明漢墓的構造，副葬的明器最有力量的材料。與樂浪的古墳，爲姊妹的位置，頗有考古學上的重要價值云』。由是以觀，我們對於這回發掘的意義，可以認識清楚了。

關於遼東方面這三次的發掘，與朝鮮樂浪時代的出土，綜合以觀，則我中國上世移民狀況及文化東被的次第，均有顯著的痕跡可尋，與史記漢書等文字記載相合。這可算是考古學上的大成功。日人田濱耕作著東亞文明之黎明一書，大抵着眼於此。現時我中

中央研究院屢次派遣董作賓到山東沿海一帶去調查，也是這個用意。我們今日念先民締造之多艱，能不肅然起敬？

四、日本考古學者述評

日本考古學的成績已如上述，而其用力最勤的學者，擬舉幾個出來加以介紹。

A 考古學的先驅者

在上文已說過，日本的考古學到了坪井正五郎時，然後可以算是正式的成立。故日本考古學的先驅者，便須首先數到他了。明治四十三年坪井博士任東京帝大理學部人類學教室主任時，即與烏居龍藏犬野延太郎等努力考古事業。氏所偏重者爲人類學，故所發表論文，如人類學年表摘要，人類學略史，關於樺太石器時代人類的研究等，皆爲有名的著作。但氏亦頗注重鈹的考古學，如關於在日本採集石器土器研究上可注意的諸件，關於考古學者所謂三時代的名稱都很能注意到實際上的考古。晚年卒於俄羅斯。

其次爲三宅米吉博士。他在早年已享盛名，如：漢委奴國王印考，關於拉克伯里的支那古代開化起源說等論文，很能博得一般學者的注意。所著書有：考古學研究等，然

其造就甚淺薄，故其所著書在今日已不甚爲人所採用。

B 高橋健自

高橋健自博士，爲日本已故的考古學者中最有造就的一位。他一生專攻鏡鑑，所著論文極多，如：鏡的沿革，本邦鏡鑑沿革考，在銘最古日本鏡，關於六朝以前年號在銘的古鏡，關於王莽時代的鏡，南葛城郡名柄發掘的銅鐸及銅鏡等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其後專攻銅兵器，曾撰關於日本上古的刀劍，銅銚銅劍考，發表各雜誌中。至大正十二年十二月末，撰銅銚銅劍之研究爲博士學位論文，至大正十四年七月受領學位，遂以銅兵器專門名於世。

C 烏居龍藏

烏居龍藏爲我國學界最早認識的日本考古家。因氏留居我國最久，而文字亦最通俗，這是很早我國人已有推譯其著作的原故。在明治二十八年時他第一次赴滿洲調查研究。這時氏只二十歲以外。其後於明治三十八年作第二次探查。第三次探查在東蒙古一帶，自明治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探查凡三年之久。第四次在明治四十三年。第五次在明治四十四年。第六次在大正元年至大正二年。第七次在大正八年，調查東部西伯利亞。第

八次在昭和二年。其後似長居滿蒙。其在朝鮮調查，亦有十多年之久。他的工作，全是由日本政府派遣。實則這種調查，不啻爲侵略的先鋒。氏專研人類學，其後兼治石器時代遺物的研究。所著書極多，如滿蒙古蹟考等，皆爲日記式。

C 八木獎三郎

八木獎三郎爲日本考古學界中成名最早的一位，在三十年前編撰日本考古學一書，有名於時。凡是日本今日考古學界裏最活躍的少壯學者，無不受其影響。卽如今日號稱考古學界前輩的清野謙次博士，亦爲嗜讀氏著日本考古學而引起興趣的一人。彼邦歷史學權威坪井九馬三博士至稱氏爲考古學界的權威者，則其推重可知。在二十餘年前，氏辭去大學教席，旅居滿洲朝鮮，奉職旅順博物館，其後更轉而担任滿鐵的古蹟調查。清野謙次譽其爲支那考古學的先驅者，我以爲毋甯稱氏爲彼邦侵略滿蒙的先鋒。然彼最近的著作滿洲舊蹟志，滿洲考古學，二書實不愧爲必不可不讀的名著。

D 濱田耕作

濱田耕作爲日本考古學最高的權威。明治三十五年時，他是第三高等學校的學生，這時已對於古墳和輪埴，有極大的研究興趣。明治四十二年就任京都帝大文科大學講師

，未幾兼任該大學考古學陳列室保管員，更與氏以極好的研究機會。其後親赴歐洲研究考古學，對於西洋現代考古學的方法，研治極精。最初著有考古游記，橋與塔及翻譯 A Mishaelis 的美術考古學發見史，其後著通論考古學，百濟觀音，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有竹齋古玉圖說，東亞文明之黎明，東亞考古學研究等，及各種報告書，圖錄等，於各方面的造就，均極偉大。

Ⅱ 梅原末治

梅原末治爲日本考古學界的後起之秀。與原田淑人齊名。現任京都帝大講師，爲濱田博士的高足。最近遊歷歐、美，中國各地，專攻中國鏡鑑及銅兵器，著在歐美之支那古鏡等書，頗有見地。

Ⅲ 其他

日本考古學界歷史較長，故各方面努力的學者不少，若必欲每人作一小傳，其事甚難，亦不爲本篇所許，因思得以簡馭繁的方法，附列一表於左，以代行文。

姓	名	專攻科目	代表作	附注
富岡謙藏	鏡、埴輪		<u>古鏡之研究</u> ， <u>支那古鏡圖說</u> 。	兼治殷虛甲骨文字

林泰輔	殷虛甲骨
中尾万三	釉、陶瓷
關野貞	建築、古墳
伊東忠太	中國古建築
伊藤清造	中國建築
清野謙次	人類學、動物骨骸
金關丈夫	動物骨骸
三宅素悅	動物骨骸
上田恭輔	陶瓷器
原田淑人	中國古鏡、服飾、
石田幹之助	貨幣
後藤守一	鏡埴輪
近重眞澄	支那銅器分析
水野清一	銅器、玉器

龜甲獸骨文字、甲骨地名考古

兼治金文
專攻藥物

二人論文多
至不勝枚舉

支那之建築

專攻病理學

專攻醫學

專攻醫學

樂浪、牧羊城

漢式鏡

西村眞次

今西龍

末廣重雄

長廣敏雄

六角紫水

香取秀眞

大谷光瑞

羽田亨

坪井九馬三

黑板勝美

島田貞彥

內藤虎次郎

森本六爾

大山柏

人類、史前、

朝鮮考古

發掘

漢鏡與工藝

漆器

中國銅器

西域考古中國陶瓷

西域考古

日本歷史考古

日本歷史考古

日本、中國考古

中國考古

日本考古埴輪

滿洲考古、史前歐洲史前

支那之金工

西域考古圖譜、支那古陶瓷

西域文明史概論、中亞探檢

藤田亮策

朝鮮考古

松本文三郎

佛教考古、西洋中國考古

谷口樋之

民俗

若林勝邦

民俗

池内宏

朝鮮考古

島村孝三郎

後藤朝太郎

甲骨文字、民俗、硯石、

足立文太郎

沼田賴輔

日本考古

小泉顯夫

發掘

柴田常惠

日本考古埴輪

山田孝雄

鏡

田澤金吾

測量、繪圖

駒井和愛

測量、繪圖

東亞考古學會
總幹事

(近已墮落)

(待考)

五、日本考古學定期刊物述略

日本考古學的著作，前文已說過不少。現在所說，只是關於考古學上的各種定期刊物。最有名的定期刊物爲：一、考古學雜誌，二、考古學講座，兩種。考古學雜誌爲日本考古學會的刊物，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爲彼邦考古學界發表最新消息的刊物。考古學講座爲國史講習會印行，由彼邦考古學界專門家如濱田耕作等所執筆，彷彿與函授學社的講義相同，每期刊登若干門類，合之則成一叢書。現時已有分裝本，如：關野貞的瓦，三上香哉的貨幣，小此木忠七郎的刀劍與古代兵器，關野貞，原田淑人的支那朝鮮考古學，後藤守一的石製品，沼田賴輔的紋章學，八幡一郎的先史時代之遺蹟，六角柴水的漆工史，香取秀眞的金工史，石田茂作的經塚，廣瀨都巽的和鏡，清野謙次的民族論，濱田耕作的考古學研究法，大山柏的歐洲舊石器時代，宮坂光次的歐洲新石器時代各冊，均爲極精到的著作。此外如：人類學雜誌，民族與歷史，史學雜誌，史林，藝文，等雜誌，亦常有此種論文發表，可常留意參考。至於出版考古書籍最多者爲東京神田區岡書院，可常索閱其新書目錄。這書院並發賣考古學，人類學等各種模型，對於考古學界

的貢獻很大。

六、結論

這篇文章總算寫完了可是日本考古學界究竟進步到怎樣？恕我答覆不出來。不他過的趨勢，我可以說說。後藤守一漢式鏡的序裏說道：『日本考古學，在這十數年間，果有長足的進步。可見這學的普及了。著書呀，雜誌呀，續出不已的考古學論文呀，及其相關的論文呀，至目不暇接。居這學樹立已經數十年的今日，欲追溯古昔，則其關係的論文，已如汗牛充棟。欲一一熟讀，而得其大意，決不是容易之事。茲者遍搜先人的業績，摘出大意，使後之治斯學的，得以先行肄習，而知從前學者到達的境地及其結論的大體，這種書物實有興起之必要。本叢書——日本考古學大系——就是爲供給這種需要而作。所以本叢書的計劃，以先史時代爲第一期，以原史時代爲第二期，以有史時代爲第三期。每期各分數卷，各聚集關係於各題目的論著而分爲各項目，摘記其所說的梗概，以爲後之研究者告，然個人人才有限，不容易達到這種願望。欲進一步在各方面的專門學者指導之下，而爲之努力。這是本叢書的第一個目的。又考古學者，最初不得不詳

細知悉遺蹟，遺物的詳情。資料的蒐集，爲考古學研究者第一應該努力之事。本叢書第二個目的，在注意材料的聚成。從來文獻上的資料，擬努力蒐集，使其全部盡聚於此。第三個目的，則本叢書所能致力的表題項目，祇能各述其概略。至於盈千累萬的關係論文，穿細入微，苟非得理解甚深的少數專門學者沈潛其中，不能咀嚼出來。這種未來的成就，就是我們的第三個目的。我們讀完了後藤守一的話，就可以知道他們現在努力的趨勢了。

至於著者個人作這篇文章的小小目的，當然不是如日本評論編者在第四卷第一期的編後記所說，要『長他人的志氣，短自己的威風』。不過以考古學在我國正在萌芽，要我們考古學界同人更努力，在五年十年之後，與人家比一個高低吧了！